

從《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》省思自身

《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》在闡述近年來台灣的處境。在民國 70 年代，台灣這顆果樹茂密的結果實，當時的百姓，只要願意舉起手，很少會失敗、挨餓。而在這樣的年代出生的小孩，比如我，享受著父母親摘下的果實，等到長大後，模仿著父母親戰戰兢兢、刻苦耐勞的方法做事，卻才發現，這棵果樹不只是低的果實被摘盡，甚至它的土壤也不再肥沃。作者提出很多面向的問題，告訴讀者們如何能夠把握，技巧性的摘取高點的果實，但我針對這個觀點來評判，我們更應該另闢良地，而不是依舊在貧瘠的土地上，奢望果樹再次茂密。

作者開宗明義說到「熱血是兩面刃」，對我個人來說，並非如此。沒有開始，就沒有成功，熱血便是讓人開始的觸媒。我想，作者應該要再修飾一下，應該這麼說，人都要熱血，但不應該盲從。當所有人都熱血的做同樣的事，但是心中的理念、具備的技術，皆會影響到產出的結果。缺乏熱血的國家，會變成所謂的功利主義，不賺錢、不利於己的事，大家避之唯恐不及；此外，當遇到困難時，缺乏熱血，會變得更容易放棄。熱血的往前衝，不代表一定能成功，但那又如何，凡事不是皆如此嗎？與其要大家避免熱血，應該要倡導大家評量自身

能力，不要盲從，堅定意志，功利放一邊。

再針對作者提到的「狼性」，我認為作者偏激的去形容這樣的一個態度。所謂狼性，比較通俗的解釋：不計代價完成自己想要的事情或事物。作者只提到反面的陳述，舉例來說：一個人愛錢，他濫用了這個態度，去搶劫、去綁架，用非法的手段得到，在某方面他確實是狼性，但是是壞狼。真正的狼性，有敏銳的嗅覺，懂得觀察，可以團體生活，卻也可以單兵作戰。我反而是提倡人人保持狼性，但是不需事事皆表露無遺，保持這樣的狀態，在需要的時候展現。

在第一輯的尾聲，作者倡導人人都要有創業的思維，也提到未來的工業化是小個體、個人化的方式。我覺得作者需要回到自己所闡述的「熱血」這個話題。現今很多年輕人，受到很多同儕的影響，小額聚集資金自行創業，成功的例子有多少？而成功的人背後的金主，不是自己父母的又有多少？自行創業，需要一股熱誠，也可解釋為作者所說的「熱血」，但在此之前，更應該去鼓勵時下的年輕人，應該要磨練自身能力、心態。另外，雖然現下有很多的熱門議題，比如說AI、雲端、3D 列印…，但如果創業是瞄準這樣的小眾市場，勢必很快會被淘汰，甚至技術門檻不足，導致相同類型的新創如雨後春筍，瞬間藍

海變紅海。業界小蝦米翻倒大鯨魚偶有耳聞，但大到不能倒的倒是處處能看到，未來的工業化，真的如作者所說的客製化、少量生產便能存活？不如建議年輕人從事有未來性、具備一定規模和市場的公司或企業比較實際。

在第二輯的開始，作者提出富人稅與房產相關的部分稅法問題。富人稅在歐洲部分國家已經行之有年，靠的是穩健的社會福利、良好的立法政策，將富人的收入藉由繳稅的方式”暫放”在國庫，並且在富人屆於一定歲數後，由政府來照顧他。除了上述的必須之外，人民也必須充分相信政府，光是這一項，無論是甚麼黨，每天新聞都是口水，甚至在以前所謂的黃金時段開闢政論節目，一副唯恐天下不亂的態勢。房地產仍掌握在少數權貴的手上，當然包括我們的政府官員，要改革，必須要先讓官員同意自己手上的不動產能夠貶值，但試問又有誰會拿石頭砸自己的腳，即便有人願意開始發難，又何必跟這些權貴對著幹。唯有一個完全清廉的執政團隊，才能執行真正的房地產公平正義。

作者在下個篇幅提到當兵，其實我認為這個和本身書本的主題沒有甚麼太大的關聯性。軍改喊了很多年，但不應該是越改越鬆散，在

如此重要的國防要塞，不斷的要求人性化，試問當敵人攻打時，要求前排弟兄迎戰造成死傷，難道就很人道嗎？軍隊是一個相當特殊的社會團體，不應該用一般的世俗，甚至是沒有當過兵的人來操控遊戲規則。當下要做的反而是提升軍隊成員的素質，不要讓從軍變成走投無路之後的最後選項。

而後篇的公投、國族主義等等，作者也是秉持己見。不過針對民粹這個議題，我認為也是現今社會動亂的一源。現在是一個資訊流爆炸的社會，很多事情在我出生的年代，可能要到 16、17 歲才會懂，相同一件事在現在可能一個國小三、四年級的小孩，拿起父母親的手機就能查到，但是他們有能力去消化這些訊息嗎？相同的問題，把年齡提升，例如社運，真的很多年輕人知道背後真正的運作和含義嗎？舉例太陽花學運由學生團體主導，真的參與其中的所有份子，真的知道太陽花學運要抗爭的是甚麼嗎？一昧的反抗卻沒有給出實質的做法，感覺就像吵著要糖吃的小孩。唯有提升人民之基本素質與涵養，公投、民粹的力量才能夠真正的被發揮，但如今的台灣，我不覺得如作者所述，民粹不完全是壞事，這樣的解釋非常的狹隘。

第三輯的部分，作者不斷地對於中國大陸進行批判，但是看起來，

作者對於中國現今的狀態不是非常的了解。不斷地衝硬體、忽略人民福利，確實如同作者所言，但人民素質提升的問題，也不只是中國大陸的問題而已。從立法，只是侷限人民的行為，本質上並未有所提升，這就是目前中國遇到的問題；那從教育呢？從中國的政治形態來說更加不可能，所以唯有更加開明的政府，才有機會從根開始培育。那台灣呢？不夠開明嗎？人民素質有提升嗎？在我觀察，其實也停滯了相當長的時間。當人民從資訊流當中，不斷的越級吸收新資訊，用尚未成熟的智慧去解讀這些資料，發展出一種新的社會現象，再搭配上社群軟體的蓬勃發展，很多的似是而非，造成不健康的民眾觀念，進而侷限人民素質的提升。

比較著台灣和中國的差異，並無法對台灣有甚麼太多的實質幫助，然而作者自己也說到，中國仍是有可取之處，但這個可取之處，卻也包含作者自己鄙棄的狼性以及國族主義。沒有一項政見，是真的可以讓所有人都接受的，即便是好多年前發放消費券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滿意。重點是立法者以及執行者，是否能擇善固執，我覺得才是關鍵，但中國沒有這樣的問題，所以當他們的領導能夠有好的政見，可以不必理會民粹，全心的推動，在真正想做事的人眼裡，這樣的社會理念像是潘朵拉國度一般。但是，權力使人腐敗，當真的位高權重時，又有多少人記得當時的初衷，真正的撇除利益糾葛，做到大公無

私，這或許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失敗的原因。

在第四輯，作者審視現在的大學生，也是未來 20 年的台灣主力。大學林立，是秉持著人皆平等，都能有機會進入大學的殿堂。來怪罪辦學者，其實是很奇怪的理念，這些所謂的學塾，師資真的都不好嗎？硬體都很差嗎？即便如此，現在如此爆量的資訊流，很多資訊都已不再是封閉的。在此我想強調的，人都有選擇的權利，真正的學塾，不應該是用少子化讓它倒閉，應該是要人民有自主、理性的選擇。民國 90 年前，大學門檻相當高，但是當時的人即便考到不好的學校科系，都有拒絕的勇氣，反觀現今差異，社會塑造的氛圍，如果不念大學、甚至是研究所，表示不成材、無法存活，才造成很多莘莘學子飢不擇食。台灣的教育，還是存在太多的民粹，這些在位者，可能都忘記自己當時是在如何激烈的競爭下存活，但現在為了民粹的要求，大開高等教育的大門，降低競爭力，我認為這也是現一代社會新鮮人抗壓力普遍差的問題。

對於國際觀這個觀點，也是這本書我和作者抱持相通看法的項目。現在的年輕人，認為要走出去、飛出去才是真正的有國際觀。事實上真正的國際觀，應該是知道自己有甚麼？整個世界和自己本身從

事的關聯項目在做甚麼？然後做出差異化，最後成功推廣。國際觀不是要我們盲從其他國家的政策或是技術，是要把格局放大，需求者不再只有台灣，而是全世界的人民，最後做出利他的貢獻。台灣不需要每次外媒播報何處懸掛台灣國旗、何處網站贊同台灣，就自己閉門沾沾自喜，保持平常心，在不同的領域讓台灣能見度提高，自然而然就能夠保持國際間的能見度。

到了尾聲，作者開始檢討目前現今的主力，介於 30~50 歲的台灣經濟支柱。作者針對很多企業裡不好的文化進行檢視，譬如工時過長，就我而言，工時過長代表效率不彰；效率不彰有很多的原因：人不夠強、人放不對位置……，當然這跟現階段企業的領導，在過去肯拚就有果實的思維有很大的關係。台灣目前受限於國際地位、本島支援、市場需求，企業要能夠踏出國門，多半都需要第三方的協助，當然，別人也不會平白無故的幫助我們，同時也會剝奪掉企業的部分權利。台灣在製造業代工的部分，已經磨練出很多的軟實力、硬實力，但現在的台灣，徒有一身好本領，但總是當跟屁蟲。台灣產業要提升，已經不再是代工轉型這麼簡單了，對於產業的敏感度、未來的需求都還需要培育出專門的人才。回過頭來，還是要從教育、政策的根本開始進行改革。

古人云：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其實大致上就是在說這本書的概略。作者確實是提出了很多的問題，但是根本在哪裡？該如何解決？我想作者自己也很清楚。整個社會的改變，過去的人所說的刻苦耐勞，經過民粹的解釋變成”奴性”。奴，表示你有主子，試問難道每個人都要當老闆才不會有奴性嗎？過多錯誤的引用，正是前面所述的，過分爆炸的資訊流以及社群軟體林立，讓輿論變”愚”論。不正確的價值觀，便無法審視自身，無法審視自身，何來的的修身？當民粹當道，又有多少人能夠”眾人皆醉我獨醒”？舉一個近來的議題：同性婚姻。大家真的都很了解為何有同性戀產生？不，大家只認為，如果我不包容，我跟不上世俗；甚至，某部分的人認為這是一種潮流、一種被關注的表現。從公投的結果來看，台灣的人民也並非如此的包容，這現象很矛盾。

修身，便是平天下，也就是現今所謂的國際觀，如此重要的修為，在此也推薦另外一本書『被討厭的勇氣』。內文是日本的教授與他的學生進行諮詢，從各持己見的討論自身的修為，轉換到阿德勒派心理學闡述：我們不應該過分重視其他人的，努力的做好自己、做真正的自己，反璞歸真。當我們不再受世俗的干擾，加上自己本來的能力與

知識，通常都能夠找到真正的自己，擁有真正的自己，才能真正的適得其所，而非假扮或是勉強。

最後，作者出版這本書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與所有讀者分享，但身為讀者的一員，我認為台灣背負太多的歷史的共業、民族情結的操弄，這些問題，應該要從基本的教育開始灌輸正確的觀念，歷史的存在並非讓特定的人當作工具操弄。然而，兩岸的議題，我相信，隨著中國一批新生代的人，同時也經歷如此龐大資訊流的洗禮，即便當局可以限制他們的行為，但是無法控制他們的思維。在在乎別的國家如何看待台灣、對待台灣之前，台灣要先做好準備，把握稍縱即逝的機會。